

去山里访一位奶奶的字。
说是访字，其实也要访人。字和人分不开的。

字挂在墙上，是沉默的；人站在字旁，字就活了。

储润琴奶奶住在大别山中莲塘村——一个被大山抱在怀里的地方。车行山路，弯弯曲曲绕了十八弯，远远看见一处小院，立在田畔上，没有院墙，向天敞着，像是专门在等人。

稻场开阔，干净，几盆花草随意摆着，不讲究什么造型，却长得精神。

润琴奶奶正伏在案前写字。我轻轻走进去，她也没抬头，只说了句“来啦”，便又低下头去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我不是客人，倒是放学回家的孩子——家里有人，桌上放着热茶，心里是踏实的。

我站在旁边看她写。

她的字，怎么说呢，不像书法展览上那些让人仰着头看的字。那些字太有架子了，笔笔有出处，字字讲章法，看久了反而觉得有些距离。

润琴奶奶的字不一样。她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，像是小学生描红，又像是老农锄地，一锄头下去，实实在在的。有的笔画微微发抖，有的收笔处顿得重了些，可就是这种不完美，让你觉得亲近。我忽然想到一个词：拙诚。拙，是不取巧；诚，是心里怎么想，笔下就怎么走。这字里没有表演，只有一位农村老人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的那些日子。

奶奶在给我写“小泥巴和阿壤”。她写完一个“泥”字，端详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，像个得了糖的孩子。我也笑了。

这时候她的孙子余敏轩端了茶过来。年轻人，沉静得很，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听得清楚。敏轩说：“奶奶再写个‘巴’字，会写吗？”

此时，我看着满屋余敏轩的字画，心想这大概就是他的天地了。许多年，无缘由的，纯粹的农家子弟，但他天性就是那么喜欢写字画画，全靠自学临帖，边打工，边读书，边游学。

四张老八仙桌拼在一处，铺成一张巨大的书法案台，桌面深深浅浅全是墨痕，像是岁月自己画上去的。案上摊着几幅未干的作品，纸边压着青石镇纸，墨迹还泛着湿润的光。靠墙的四幅水墨山水，画的是远山淡雾，几笔疏林，一条小径隐隐约约伸向深处，清雅得像是刚从宋词里裁下来的。对面那面墙没怎么粉刷，水泥的质感粗粗糙糙地露着，偏偏挂着两幅隶书，工工整整，又透着拙朴——这种不修饰的修饰，反倒比精装的展厅更让人心动。

最让我挪不开眼的，是屋檐下那个燕子窝。泥巴垒的，旧年的痕迹还在，今年又添了新泥。敏轩竟用红纸裁了一副极小极小的对联贴在两边，字小得要用指尖才能写就，却一笔不苟。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上一句话：这是一位艺人，一位生活家。

F

月光城 散文

访字

刘羽

在教堂山，家家户户的阳台，都被松鼠光临过。

早晨五六点钟，松鼠就在楼下和同伴追逐嬉戏，寻觅一天的食物。那时人们还在梦中尚未苏醒，黎明的微光朦胧幽暗，犹如谨小慎微的野兽，在森林的边缘悄无声息地逡巡，试图通由某个罅隙，潜入密林的深处。就在森林心脏的位置，住着无数沉睡的精灵。最先醒来的松鼠，趁着马路上尚未响起汽车的呼啸，在林间小路上雀跃着，时而爬上三十多米高的松树，倏然消失；时而踩着窸窣作响的落叶，寻找隐匿的松子；时而站在笔直的树干上，迎着慢慢洒落大地的光，思考一些关乎此刻生命的问题。

是的，此刻，当下，是森林中的动物们所关注的唯一的问题。一只乌鸦在夜晚发出阴郁的叫声，惊动了我在阳台上的一株水培的地瓜，它在夜色中伸了伸懒腰，又将白色的根须，向着有限的矿泉水瓶的底部延伸了一毫米，随即陷入深沉的睡眠。一只或许穿洋越海来自齐鲁大地的蟋蟀，隐匿在一株古老的大树下，发出我所

熟悉的童年的叫声。这叫声吸引了我和阿尔丽娜，让我们悄悄蹲下身去，侧耳聆听神秘的声响，一声一声，从树根深处的某个位置，传至整个的丛林。鹰隼在午后的天空上，进行飞翔的游戏。它们很少成群结队，只与一两只同伴一起，在发出呼啸的密林的深处，在电线密密交织的高空上，自由地翱翔。它们在广袤的天地间，乐此不疲地度过一个又一个此刻。蚂蚁们也在人家的阳台上，寻觅着孩子们吃剩的残渣，一小块雪饼，一小撮跳跳糖，一只即将死去的蟑螂，一粒不知何时跳入阳台木质地板缝隙的大米。

此刻，我和阿尔丽娜像任何一只森林中的野兽昆虫一样，也只关注眼前的一小段生活。我们行走在富兰克林街上，秋天的风吹过来，掀起我们的裙角。这是我们从二手店里，花五刀或者四刀买来的裙子，或许某个人也曾经穿着它们，走过秋天空荡荡的富兰克林大街。巴士司机看到站点，并不会停下，因为几乎没有乘客会在那里等候。于是一辆

C

月光城 散文

丛林

安宇

艺人是用手艺安顿自己，生活家是用心思安顿日子。他把书法写进纸里，把画意挂上墙头，把诗意贴在了燕子的门前。这样的日子，连燕子都替他欢喜。

我又回过头去看润琴奶奶。她还趴在桌前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，花白的头发垂下来几缕，也顾不上拢。她的背微微弓着，像是伏在田里的老牛，不慌不忙，一犁一犁地翻土。写到“壤”字最后一捺，她把笔轻轻提起，端详了片刻，又蘸了墨，接着往下写。那模样不像在创作，倒像是在和纸说话——说些只有它们听得懂的悄悄话。

这个时代，大家都在往前赶，生怕慢了半步。可这一老一少，偏偏守着一方小院，守着笔墨纸砚，把日子过得慢慢的、满满的。我想起一句话：福人居福地。不是地方多好，是住在那里的人好，这地方才有了福气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想起了几个人。

一个是漫画家汪幸。我喜欢她的画。她画生活中的小事，画亲情，画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暖。她的笔触软软的，颜色淡淡的，像春天的风。另一个是美国的摩西奶奶。她七十六岁才开始画画，八十岁成名。有人问她为什么那么晚才开始，她说：“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。”还有一个是艺术家二东借山而居，在终南山山间

行走，捡枯木，画石头，把日子过成了童话。

这几个人，隔着山，隔着海，隔着不同的年纪和经历，却有一点是相通的：他们都不急。他们不急着重证明自己，不急着重追赶潮流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诗意不是写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。

我们中国人啊，心里都有一套朴素的审美观，就像一杆秤。这杆秤不称金银，只称真假。那些虚张声势的、花里胡哨的，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读者其实难骗的，每个人的心中，都默默地开着一道审美的闸门——只有真诚的、美好的东西，才进得门里。

润琴奶奶的字，就进得门里。

她的字不华贵，不炫耀，甚至不“像”书法。可她的字里有东西。有什么呢？有早晨的阳光，有午后的茶香，有孙子的陪伴，有对生活的认真。这些东西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你站在她的字前面，就能感受到。

我想，这就是“访字”的意义吧。不是去看技巧，不是去评好坏，而是去感受字背后的人，人背后的生活。字是路标，顺着它走下去，能走到一个人的心里去。

回到家里，我铺开纸，也想写几个字。可拿起笔，又放下了。不急，我想，写字是这样，过日子也是这样。慢慢来，把心静下来，把脚步放慢些，说不定，也能写出一点拙诚的美来。

又一辆巴士，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，驶向我所不知的终点。人到中年，历经一无所有的人生困境，我却跨越太平洋，抵达一个叫做教堂山的森林小镇，这犹如梦境般的此刻，是我人生的全部，我只需牵着阿尔丽娜的手，拉着破旧的行李箱，一边注视着天边涌动的云朵，云朵下翱翔的飞鸟，一边前往盛满人间欲望的超市，就足以完成当下的这一小段人生。至于更多的未来，是巴士驶向的终点，我无法抵达，无从知晓，也并不关心。

沿途经过的每一棵树上，几乎都会看到小巧的松鼠跳来跳去，它们比秋天大道上的人还多。这些森林的精灵，无一例外都有着丰腴的身体，蓬松的尾巴，眼睛犹如黑色的宝石，在秋天的阳光下闪闪发亮。酷暑消失以后的教堂山小镇，仿佛人间天堂，每个角落都洒满明亮的光。我们的头发被晒得暖洋洋的，像烘干的衣服一样柔软，散发出好闻的香味。一辆又一辆车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，没有谁为我们停留。它们与我们没有任何的关联，我们

生活在同一个森林小镇，却是永远不会相识的陌生人。

就在道路两边茂密的森林里，月亮蛾正在一小片橡树丛中长途跋涉，从一棵红橡树千里迢迢前往另外的一棵白橡树。它们将在这里生老病死，完成一生的使命。没有人知道一只月亮蛾的世界，即便一个生物学家，也只是在实验室里完成对它的观察。至于更广袤的自然中的一切，一只飞蛾敏锐的触角所感知的来自浩荡世界的风吹草动，在贫瘠或者富饶的土地上，为繁衍后代所做的一切的努力，都将被忽略和淹没。

我想溯流而上，重新回到母亲的子宫，做一个尚未诞生尘世的婴儿，在羊水里享受最后的安眠。那时，我并未睁开眼睛，我的世界一片漆黑，但我拥有一个完整的宇宙。那里无人打扰，也无人间的喧哗。隔着母亲的肌肤，我听到遥远细微的声响，一下一下撞击着我所在的小小的星球。

此刻，我仿佛再次回到那片漆黑的宇宙，没有人，只有无边无际的森林，将我和阿尔丽娜安静地包裹。